

探讨穆瑞(HJR Murray)于 1913 年《棋史》中，针对 象棋的描述

方浩鉴

摘要 Abstract

西方世界棋史中，以穆瑞(HJR Murray)《棋史》(A History of Chess)的著作最具代表性。《棋史》耗尽时十多年完成，于 1913 年出版，接着在 2012 年由 Skyhorse Publishing 再版；书籍有 897 页厚，是国际象棋历史的宝典。

《棋史》自出版以来，被视为国际象棋棋史的权威，为后人在讨论到棋史时必定引文献的资料；虽然早有别的学者发表类似的言论，但是穆瑞仍被视为代表性人物；由此可知，穆瑞对于现今西方学者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针对象棋的部分，该书中花了约二十页的篇幅做了简介，其中，探讨到象棋的历史，认为象棋是从国际象棋演化而来。他也搜集了一些棋局，介绍了象棋的开局、残局、排局等，深挚描述了简单的象棋词汇等，是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

本文藉由探讨穆瑞在《棋史》书中对于象棋的描述，来了解西方学者对于象棋的认识，并且探讨其中一些有争议的内容。

关键字： 穆瑞，《棋史》，A History of Chess, 象棋起源

1913 年穆瑞与他的《棋史》巨作

简介:

英国人·哈洛德。穆瑞 Harold James Ruthven Murray (1868-1955)是西方公认的象棋史权威。他的家世显赫，穆瑞的父亲 Sir James Murray，是牛津英文字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原始编辑，在穆瑞年幼时与父亲一起整理这第一版的字典。

针对象棋史方面，穆瑞是《棋史》(A History of Chess)的作者。他花了十三年时间，从不同的棋书、书籍，及文章等整理出他的巨作。至今，在现今的西方文献中，只要是提到国际象棋史，或者其他类似种类的棋，都一定会提到穆瑞以及他的书；而这本巨作后来在 2012 年再版。(Hooper & Whyld, 1984, p. 219)

穆瑞本身的职业是英国教育局的督察 (Inspector of schools)。为什么要写《棋史》？穆瑞在该书的《序》当中提到，他写《棋史》有三个主要目的：
a) 尽量保存全世界各地区棋种类的记录，b) 探讨棋的起源以及在何种状况下被发明的，以及 c) 追溯由七世纪开始 恰图兰卡到现代的棋（国际象棋）的演变过程。

《棋史》对于中国象棋的叙述以及古文的研究

穆瑞的《棋史》总共 897 页，内容探讨了各国的象棋，包括西方国家以及亚洲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等，内容精深。他运用了时间和地理的手法，尽量将国际象棋历史从印度为起点，探讨该游戏往西和往东的发展；这些历史都是他整合了早期学者和他本身的研究所归纳而成的。为了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一些非英文的文献，穆瑞学了阿拉伯文。在文章中，穆瑞也大量使用脚注来讨论他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内容，把他的主文加以解释。有好几处脚注的内容比原文更冗长；本文则仔细阅读并查阅穆瑞的文章以及其脚注。

穆瑞在该书的《序》当中就提到，棋的史书不少，但是重复性不高。针对亚洲棋种的描述，穆瑞提到了海德 (Hyde 1694) 和弗布斯 (Forbes 1860)、德国的林特 (Van der Linde 1874-81)、赫特，及威金森等作者，这些都是早棋西方作者，而笔者已在 2017 年的《早期西方文学 17-20 世纪初对于象棋的文献探讨》论文中探讨过。

对于中国象棋，穆瑞将中国象棋与日本、韩国的棋在该书的第七章有作了详尽的讨论，其中象棋的部分占了约二十页的版面；笔者将在这篇文章中会简略的叙述。

象棋是印度发明，并且由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传入中国

在第七章的开始，穆瑞就直接讲明说象棋的发展在远东国家如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是象棋史的一大谜题。他提到日本学者一律认为他们的棋是从中国传入的，韩国（穆瑞用的是 Corea，而非现今所用的 Korea）的棋是中国象棋的另外一种演变。

穆瑞在第二段提到，他认为中国象棋是印度象棋的衍生物，因为中国象棋的印度祖先主要可以从两者内部的相似度，以及中国长期以来对于印度的各项依赖，如宗教、文化，特别是游戏。（Murray, 2012, p. 119）

The Indian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game is supported partly by internal evidence based upon the identity of certain essential features in the two games,¹ and partly upon what is known of the indebtedness of China to India in religion, culture, and, above all, in games.

图 1 穆瑞认为中国象棋源自于印度

发展越来越保守的象棋？

穆瑞认为象棋和国象的关系非比寻常，因为两者都有类似的棋子：chariot、horse、elephant、counsellor（士）；且这些棋子的走法、在棋盘上的摆放也都雷同；因此他才会认为象棋和国象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是国象的王在象棋中演变成将 / 帅，他还是认为有别的原因造成但他没有加以说明。

在该文章的批注，穆瑞提到象棋的约束比国际象棋多，因在表面上，两者间的关系似乎可以支持中国象棋是比国际象棋早出现的。但是，穆瑞后来却认为象棋的发展是倾向于保守，棋子的能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所以，象棋是国际象棋的衍生物才是正确的观点。（Murray, 2012, p. 120 第一註腳。）

笔者认为这样的论点不尽然，因如按照穆瑞的逻辑，在象棋的演化中，“炮”这枚棋子是不应该出现的。穆瑞后来在该篇文章中有讨论周武帝的北周象棋，也试着讨论七国象棋，及宝应象棋以及晁补之的发明，这些象棋前身的变身物也许让他产生误解。

驳斥中国无大象说

针对相 / 象这一棋子，穆瑞反驳了西方较早学者“中国没产象，所以不可能有象棋”的理论。在同一页的脚注中，穆瑞提到用大象的存在与否来判定中国象棋是舶来品是错误的想法，因为中国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大象的存在。穆瑞甚至引用了“commentator Tso”的文章说明，大象早在公元前 512 年春秋战国时吴国与楚国的战争中被当作武器。

经笔者查证，穆瑞所提的“commentator Tso”应为中国春秋末期鲁国史学家

左丘明（生卒年不详），相传为《左传》和《国语》的作者。'Tso' 与左 的发音也相似。穆瑞资料的来源主要为贺因理等其他早期的西方学者。

印度传入中国路径：借由丝绸之路，海上/水上之路以及佛教

穆瑞提到了象棋由印度入境中国可能的道路：North West India 西北印度→Kashmir·克什米尔 →Leh (Capital of Ladakh) →Karakoram Pass 喀喇昆仑山脉 →Yarkhand (应该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Yarkant County)(Yarkant County, 2017) -→ 黄河流域 → 中国北部。

其中，穆瑞提到这条路线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其中一条路径，并且提到其他的印度传通习俗也是如此进入中国¹。因穆瑞明白的提到许多的印度游戏是借由这条路传入中国的。

佛教传入中国确实跟丝绸之路有很大的关联；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可以作为左证。有趣的是穆瑞也藉由上述的路径来解释了西藏象棋与中国象棋的不同，因为这条路径是在西藏以北。（Murray, 2012, p. 120 第五註腳）

在这章节，穆瑞“主打”丝绸之路；在介绍与讨论东南亚的棋的时候，也提到了“水路”的传播方式。而这条“路”主要藉由印度到东南亚，再北上到中国。其中在缅甸象棋的部分，穆瑞也提到了印度的象棋跟随佛教的传入缅甸。在缅甸也可以看得到现今的中国象棋，不过中国的象棋是早期华人定居缅甸时所带来的。另一条可能的传播路线是沿着印度的恒河流域进入缅甸。（Murray, 2012, pp. 29, 108-109）

他也推翻福波斯（Forbes）的论点。福波斯当时觉得中国的象棋是缅甸的象棋演变而来的。穆瑞认为已知的贸易路线不支持这样的说法。（Murray, 2012, p. 123 第八註腳）

早期的中外海上贸易交流实况

笔者试着查询古文来证实穆瑞的观点。北宋朱彧（生卒不详）年幼时就跟着当官的父亲朱服（1048-？AD）到了许多地方。其中，他们父子俩在 1094-1097AD 住在广州。那时，朱彧 就接触了一些穆斯林 的外地人来广州做生意，并且看到他们玩一种他从来没看过的棋类游戏。

北宋 朱彧《萍州可谈》卷二：“广州审坊见蕃人赂象慕 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数块于基局上两雨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禾尝问也”

北宋 朱彧《萍州可谈》卷二：“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贡用蕃官满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语广州辅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提之自踵至顶每藤杖请下折大杖一下盖蕃人不衣种夸喜地

¹穆瑞应该指的是 菲瑞德在 1719 年时所发表的文章。详见穆瑞对于菲瑞德和‘Haipiene’ 的讨论。

坐以枕臂为苦反不畏杖杳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园惑式其先波巡尝事瞿量氏受戒勿食渚肉至今蕃人但不食指肉而已”。

从 朱彧 的记录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看到了一种没有车马的游戏，这显示他知道当时的象棋形式，有车、有马，也证明了上述的海上的贸易交流路线。而这些蕃人大概是穆斯林，因为“今蕃人但不食指肉而已”。这一段显示着北宋年间穆斯林已经有跟中国交流；朱彧很可惜没有更进一步详细的形容 外地人所玩的游戏，使后人无法更进一步做研究。

欧曼驻中国大使 沙阿蒂 博士 (Abdullah Saleh Al Saadi) 在 2012 发表了一篇《欧曼与中国的友谊：历史回顾》讨论欧曼 (Oman) 与早期的海上贸易交流，也证实了 朱彧 所记载并非虚构。沙阿蒂 将中国-欧曼的交流按照历史记载分成四个阶段来做讨论：

- a) 唐朝之前, (618 年之前),
- b) 唐朝之时, (618-907 年),
- c) 宋朝 (960-1279 年) 和元朝 (1271-1368 年) 之时,
- d) 明朝 (1368-1644 年) 和清朝 (1636-1911 年) 之时。

根据沙阿蒂的研究，在汉朝时，中国就处于领先的地位，开拓了丝路，将中国的丝绸运送到西方。后来阿拉伯国家则开拓了水上贸易，开发了经由 红海/波斯湾 -> 印度洋和印度 -> 东南亚的马来群岛 -> 中国南端，并且说明在早在第六世纪，已经有记录显示中国的船只已经到达了波斯湾。在唐朝时，海上贸易达到一个高峰，许多的阿拉伯人（包括 穆斯林你）也定居中国。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也十分兴旺。根据 沙阿蒂的研究，曾经有一位阿拉伯学者 统计说 在广州曾经由 十二万的外国人，包括 穆斯林， 犹太人， 基督徒等，多到当时的政府向他们课税。除了广州，还有 早期的外国人也住在扬州和泉州。宋朝时的中国海上实力也让许多外国人搭中国的船只到中国。

除了做生意以外，中国也将造纸的技术，火药，陶瓷的技术借由这条海上的贸易路线传到海外。因元朝以后的相关阐述与本文不符，故不多阐述。(Al SAADI, 2012) 在此，笔者提出几个感想：

第一、贸易是双向的沟通：丝绸之路等同与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之一，中国输出了丝绸等许多物品到西方国家。难道先辈们只顾做生意，在中西交流中只限于物品的买卖，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交流？而只有印度才可以把文化输入中国，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完全无法借由贸易传播出去？同样的，如果藉由水路的交流传播象棋，也应当是双向的交流。沙阿蒂在他的研究中就解答了这些问题，这种“文化/游戏”的单方向交流似乎不合逻辑，也无法让人信服。因此，中西应当有“双向”交流，是比较合理的说法。

戴维.申克 (David Shenk) 在 2006 年出版了他的《永恒的游戏：棋的历史》(The Immortal Game: A History of Chess) 中就委婉的点出类似想法，认为象棋也有可能藉由丝路上双向的交流进而传入印度。(Shenk, 2006, 页 18)。

第二，也许早期的西方历史学者过度“依赖”丝绸之路的传播模式，而忽略的海

上贸易的来传播的可能性。穆瑞在他的书中确实有提到海上的传播模式，但是他仅用来解释东南亚的棋，而忽略了中国。同样的，他也认为这是单方向的交流。第三，许多的中外历史学家认为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有着渊源，因为棋子、摆设棋子走法等，让人不得不怀疑两者之间有关联。然而，笔者认为过去的历史研究似乎各自着重与该棋的变化，而似乎忽略了中外交流的部分；毕竟，如果两者有关联，中间一定要一段中外的交流方能将其中一种象棋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此笔者循着这样的丝路试着去查，因能力有限，只找到上述朱彧《萍州可谈》的部分；或许，在与外国人的交流当中，中国的古文或者外国人的历史记载中，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蛛丝马迹，让后来的学者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当然，这需跨领域，许多不同学者的合作，困难度相当高。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樗蒲

为了间接证明象棋是印度传入中国的游戏，穆瑞在文章中提到了“t'shu-p'u”，他说这游戏是沿着上述的路径传入中国的，且认为这游戏是印度的 chaupur。穆瑞提到中文文献显示这游戏于 220-265AD 时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且于 7 世纪前传入日本。在日本方面，Emperor Jito（应为持统天皇），690-697AD 在位期间不允许他的子民玩。穆瑞与现今学者所给的资料相近。（Murray, 2012, pp. 38, 120-121）

经笔者查证，“t'shu-p'u”应为樗蒲（chū pú），而樗蒲的来源确实有学者认为是印度传入中国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樗蒲是老子所发明。这样的讲法，穆瑞则是认为老子在主前六世纪去中亚地区时发明的。至于樗蒲由老子发明的说法笔者会在稍后做解释。

在中国，樗蒲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盛行起来。穆瑞把樗蒲 的盛行期间，订为 479-1000 年，唐朝诗人唐伯虎（1470-1524AD）为重刻洪遵《谱双》时写到：“今樗蒲、弹棋俱格废不传；打马、七国棋、汉官仪、五木等戏，其法俱在，时以不尚；独象棋、双陆盛行。”这样的说法可以提供一些证据来支持穆瑞的说法。

到底是樗蒲还是双陆？

穆瑞似乎对樗蒲感到疑惑，他说樗蒲另外有四个名称：wu-sho (spear-seizing)、thshan-han (long row)、po-lo-sai-hi 及 shwan-liu (double six)。他的资料源是贺因里的研究。贺因里在他的文章中提到 Hun Tsun Su（应该为“洪遵书”），即洪遵（1120 年－1174 年）写的《谱双》一书。（Himly, 1871）

南宋洪遵在他《谱双》的序中写到：“双陆最近古，号雅戏。以传记考之，获四名，曰握槊、曰长行、曰婆罗塞戏、曰双陆，盖始于西竺，流行于曹魏，盛行于梁、陈、魏、齐、隋、唐之间”（笔者将想对应的部分做了记号。）

这段文章出自与贺因里所提供的资料，问题是，这份资料讲的是双陆，而非樗蒲！穆瑞在文章中也提到，在日本，樗蒲名叫 sunoroko 或者 sugoroku，并

且在括号中解释成 (= shwan-liu 双陆)! 穆瑞似乎将两者混淆, 把樗蒲误认为是双陆!

接下来的叙述就让人一头雾水。经上述 唐伯虎的描述, 樗蒲是比双陆更早的古玩, 两者不是同样的东西; 这样的错误, 穆瑞并没有发现, 而继续做讨论。

老子, 樗蒲, 与佛教传入中国?

穆瑞接着试着讨论樗蒲的起源, 他提到了 “Ki Tsuan Yuan Hai”, 说明该书书写说双陆起源于印度, 在《涅槃经》中被称为波罗塞戏。 “Ki Tsuan Yuan Hai 为何书? 笔者在贺因里的文献中并没有查到, 后来比对了一下, 认应该是《记纂渊海》。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八十八》撰博奕部: “梁王书曰双陆乃出天竺涅槃经名为波罗塞戏类要武后自置九胜局形如双陆其头加千万二彩其子三十令文武官分明为此戏同上陆大夫与普愿禅师见人双陆拈起骰子云恁么不恁么只恁么信彩去时如何师拈起骰子臭骨头十八传灯录投子”。

后来, 穆瑞也提到了《涅槃经》中对于波罗塞戏的描述, 说明双陆起源于印度。

(后秦) 释道朗《大般涅槃经·现病品第六》: “樗蒲、围棋、波罗塞戏、狮子象斗、弹棋六博……一切戏笑, 悉不观作。”

从这几个字句也可以看出 樗蒲与 波罗塞戏 / 双陆是不同的东西。穆瑞大概自己也有些怀疑, 因为他后来补充说明“Po-Wuh-Che”这篇古文提到说樗蒲是老子到了中亚地区所说发明的。

经笔者查证, 该书应该是晋朝张华所写的一本奇书《博物志》; 笔者在该书中 (百家诸子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的网站中的《博物志》) 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 却在《太平御览》中有一段的引述查到:

《太平御览》引述《博物志》曰: 「老子入西戎, 造樗蒲。樗蒲, 五木也。或云胡人亦为樗蒲卜。后传楼阴善其功。」

而其他类似的说法如下: 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 「樗蒲, 老子入胡所作, 外国戏耳。」; 《太上老君历世应化图说》: 「胡人专于肆杀, 老子乃作樗蒲教胡掷之。」穆瑞似乎不太相信老子发明樗蒲的说法, 认为樗蒲 大约在 220-265AD 时传入中国; 所以他加了一句: “This would associate i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这样的说法与佛教传入中国是可以结合的。”)。并且拿这样的说法当成印度象棋传入中国的左证。

那么, 樗蒲为何物?

穆瑞在注脚中提到: “T'ang Kwo Shi Pu”将樗蒲描述为一个用两颗骰子玩的游戏, 两边的颜色由黑色跟黄色代表, 双方各十五枚棋子。经查证, 穆瑞笔下的 T'ang Kwo Shi Pu 应该指 《唐国史补》。

《唐国史补》：「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擲为三，梟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新加进九退六两采。」

经与原文比对，穆瑞所描述的樗蒲跟原文中所写的有落差；棋子颜色、棋子的数目等皆不符合。

但是，如果跟另外一篇做比对：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八十八》撰博奕部：“传记六博用十二棊分白黑各半掷之博经今之博戏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掷彩之头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穆瑞的描述是有根据的，可惜他又错将双陆当成樗蒲混为一谈。双陆又名长行，绝非樗蒲。其实，穆瑞在《棋史》中，在另一章也提到了樗蒲。浩瀚的古文中也不乏对于樗蒲的描述。

以下是笔者查到的一些资料：(1) 宋·程大昌(1123年－1195年)，字泰之，南宋学者，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今洪里乡)人。《演繁露·樗蒲经略》：「五木之形，两头尖锐，故可转跃，中间平广，故可镂采，凡一子悉为两面，一面涂黑，画犊，一面涂白，画雉。投子者，五皆现黑，名曰卢，为最高之采，四黑一白，名曰雉，降卢一等，自此而降，白黑相寻，或名为梟，或名为犍。」

(2) 宋·葛立方(-1165年)，字常之，号懒真子，南宋江阴人。《韵语阳秋》：「樗蒲用博齿五枚，如银杏状，各上黑下白，内取二黑刻为犊，其背刻为雉。」由此可见，穆瑞形容的是双陆，却把它当成樗蒲来讨论象棋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证据”。其实，穆瑞在《棋史》中，在另一章也提到了樗蒲，那是第一章介绍亚洲的棋。(Murray, 2012, p. 38)在该章节中，穆瑞提到了中国人的记录显示，印度的 tshu-pu 在早期(220-65AD)传入中国的，但该章节中所形容的樗蒲又与《记纂渊海》的不一样。穆瑞在该章节中做了深入的探讨，引述许多西方学者收入的非中文文献。

隋文帝将玩樗蒲的人处死

也许穆瑞手边的资料有限，让他无法更清楚的明白樗蒲，导致对于樗蒲产生怀疑，认为经中所提到的樗蒲并非印度的 chaupur；这段话似乎显示穆瑞自己的矛盾；以樗蒲为例来介绍国象可能传入中国的途径，却又说中国版本的樗蒲与印度的 chaupur 不一样。在(Murray, 2012, p. p120 第四註腳)，为了说明两者可能不一样，穆瑞提到了隋文帝于樗蒲的故事，引用司马光(Ssu-ma Kuang) zai Tung Kien Nun (1084AD)，在一个客栈中看到外来人玩樗蒲，其中的一枚棋子称作“白帝” l pai ti (white emperor)而惹怒了隋文帝，因隋文帝认为这样不敬，最终将所有玩樗蒲的人处死。

笔者查了一下，发现穆瑞提到的是下列经文：《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帝

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信任杨素，素复任情不平，与鸿胪少卿陈延有隙，尝经蕃客馆，庭中以马屎，又众仆于毡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杀之，捶陈延几死。」顺便一提，后来隋文帝也废除了樗蒲。

《晋中兴书》曰：「安帝义熙元年，禁绢扇及樗蒲。」根据穆瑞的说法，印度的樗蒲棋子没有分成不同的种类。所以，穆瑞认为，隋文帝看到的是中国版的樗蒲。这一切的误会，来自于把 樗蒲 当成 双陆 的错误，也让穆瑞的叙述产生瑕疵。

菲瑞德的报告：Haipien(?)/Haipiene(?)以及海德

在脚注中（第七个脚注）穆瑞说法国人菲瑞德（Freret）与 1719 年向法国的王提到了周武帝发明象棋的说法。在菲瑞德 的报告中，也提到了‘Hai-piene’(注意：是 Haipiene, 而非 穆瑞 转述的 Haipien)并且 说这本辞典已经不存在。菲瑞德 在他的报告中说明 Haipiene 这本字典/词典（？）已经不存在，但是在满洲的大词典中，Siang Hai, 有提到 Haipien 的存在。以下是笔者查到 菲瑞德 的相关原文。笔者至今仍然无法判定 Siang Hai 这本字典/词典是清朝时期的哪一本著作。所幸，菲瑞德 在他的原文中做了解释。（详见 图 2）（Freret, 1719）后来，罗伯特·蓝博与 1765 出版的《棋的历史，以及下棋无师自通的简单介绍》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中国人称他们的棋为象棋（Game of the Elephant），并且说他们的棋是从印度那边传入。在中国的辞典中有一本叫做‘Haipiene’，在‘Sianghki’的条目中，说明这发生在 Vouti 约公元 537 年当皇帝的任内。”在罗伯特·蓝博后来的学者也都用了引述了这样的观念。

笔者在先前的论文《早期西方文学 17-20 世纪初对于象棋的文献探讨》就曾经讨论过“Haipiene”。首先，笔者认为“Haipien”是外国人在读该经书时的发音。笔者比对了元朝，明朝的书籍，发现“Haipien”有可能是“海篇”。因为古文是从右至左写的，可是外国人习惯从左读到右，所以很有可能把它念反了，所以笔者也做了假设，连含“篇海”的书名也做查询。如果是的话，元朝，明朝就有几本字典：《四声篇海》（金），《新校经史海篇直音》（明），《篇海类编》（明），《重刊详校篇海》（明）等符合“海篇”书名的字典。但是，笔者从网络上的各大书库下载，并且查了‘象’这个字，并无特别发现。因为这些都是字典而非辞典，笔者找不到“象棋”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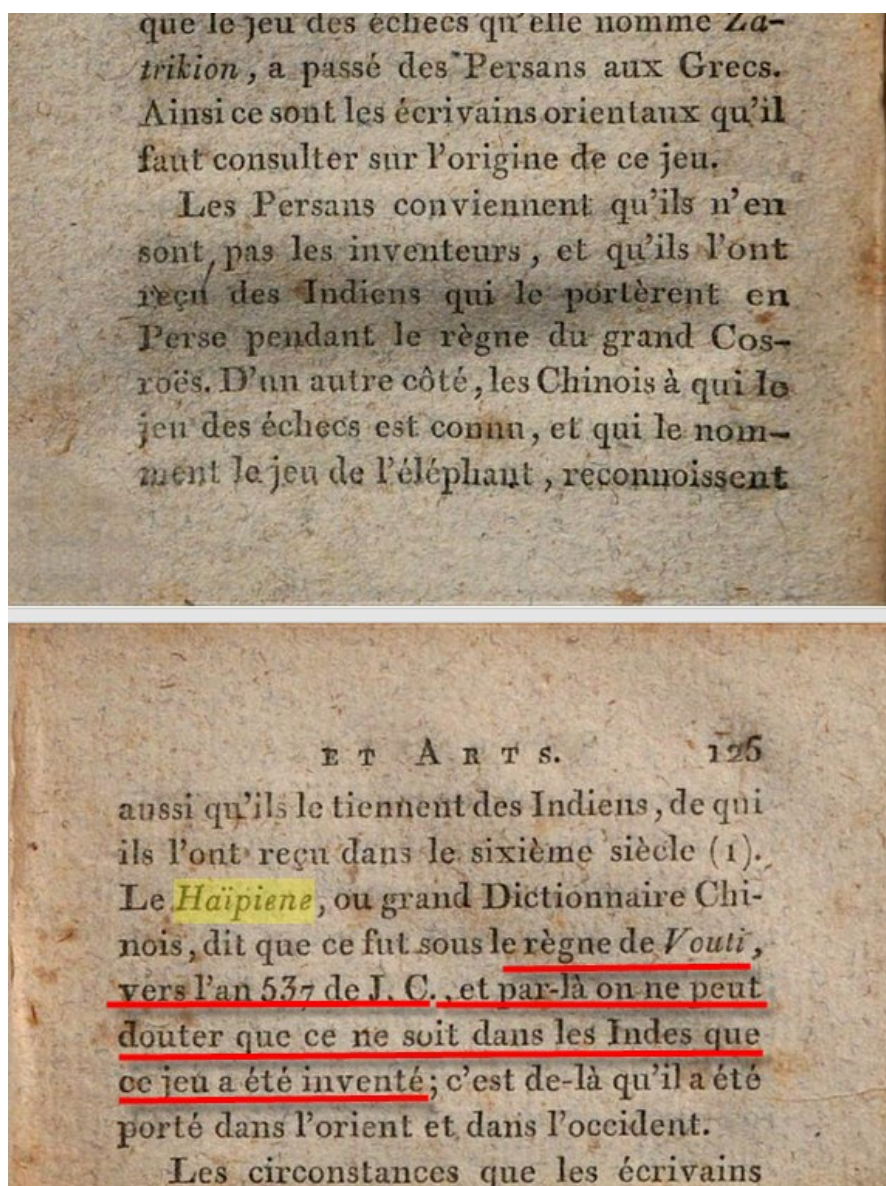


图2 Freret 向法国皇帝阐述象棋（笔者从网络上的书库翻拍）

菲瑞德的资料来源为海德的《东方局戏》。那么，海德在他的书中是怎么写的呢？海德因沈福宗的翻译解说，认识许多中国的古书、古文，因而写了不少的文章，其内容包罗万象。重点是 Haipien（海德所写的，笔者认为可能是“海篇”的发音）是字典，并非词典，所以不可能查得到“象棋”这样的词汇，更不可能查得到相关得印度传入中国得桥段！

至于海德 关于 Haipien 的原文，请参考 图3。从 海德的 文章旁边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讨论的是农作物如大麦、小麦 等！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Hapiene”为“太平”的念法。如果是《太平预览》，该书至今仍然存在着，而确实《太平预览》中就提到了周武帝造象棋的事迹；（Murray, 2012, p. 120 第7註脚）中穆瑞在后方的文章也提到了《太平预览》。而《太平御览》对于象棋的起源又是怎么说？

《太平御览》的《工艺部十二》记载：“周武帝造象戏，王褒为《象经序》

曰：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辰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



图3 海德在他的书中介绍 Haipien (Hyde, 1694)

笔者大胆假设，菲瑞德 在阅读 海德的书时，错将“海篇”这本字典当成《太平御览》来讨论。又因为，海德在他的文章中，认为象棋是印度传入中国的，故移花接木的产生了以下的总结：“中国象棋是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约为 公元 537 年，大概是 武帝当政的年代。而中国人自己的 Haipien (其实应该是 《太平御览》的 Haipiene) 就这么说。”

而 菲瑞德 的这番结论被其他的西方学者广为流传。

至于菲瑞德 本身，他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炮的发明。他说：

“中国人稍微修改了象棋，并且增加了‘炮’这枚棋子，毕竟他们比欧洲人更早又火药。至于象棋的规则可以参考 de Loubère 先生所写的报告 Hidde 的 *Ludis Oreintalium*（也就是海德 以及他的《东方局戏》）。

笔者必须感谢 Antonio Barra 先生帮笔者翻译。至于原文的部分，可参考图 4。至于‘炮’本身普遍上认为是唐朝宰相牛僧孺所致。所以，菲瑞德本身关于‘炮’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僧念常《佛祖历代记载》卷二十二：「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机矣。」

有趣的是，穆瑞在《棋史》中并没有提到炮这枚棋子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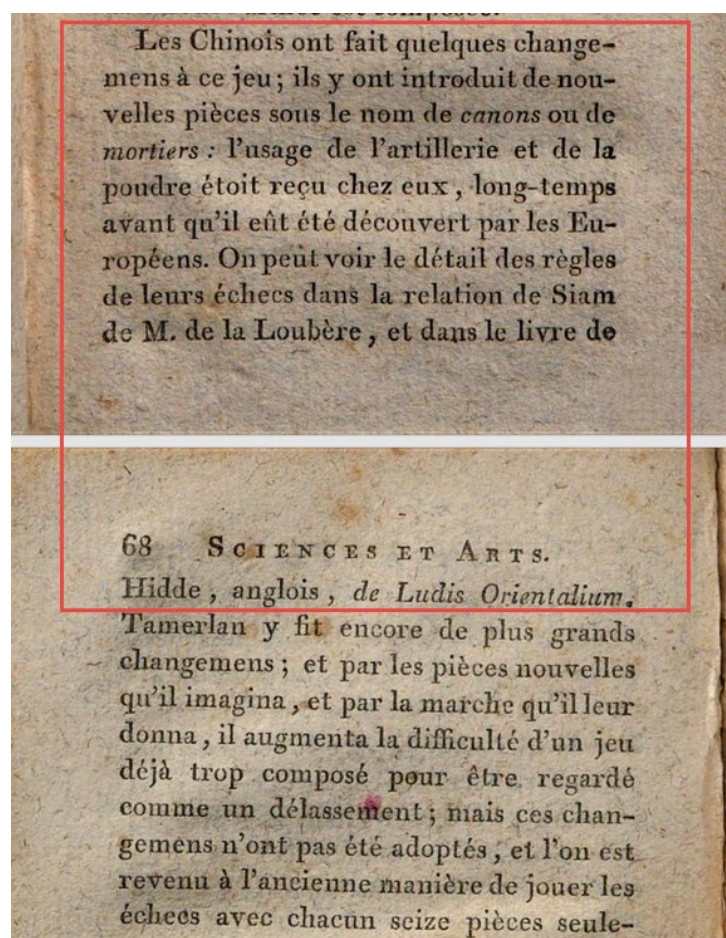


图 4 菲瑞德提到炮

而在第八个脚注处，穆瑞提到了佛布斯看法，认为佛布斯是错误的，因为他当时就已经有资料显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路线不止于佛布斯所描述的。
(Murray, 2012, pp. 120-121 第八註腳)

波斯的棋跟周武帝有关？中国象棋起于波斯？

有了 穆瑞接下来讨论了 Wu-Ti, Wu-Ti 应该指的就是周武帝 宇文邕

(560-578AD)，提到象棋是周武帝发明的说法。但穆瑞认为，周武帝所发明的象棋与现有的中国象棋是不同的东西，为了证明这样的想法，提到了早期波斯等中亚国家与中国的交流。

穆瑞引用 Chou-Shu (应该为《周书》)说明 563 年有波斯的外使与 567 年外使团从 An-si (Parthia) 分别拜访中国，两队外使团的拜访则都在武帝执政的时。而 An-si 应该为安息，在先前提到的沙阿蒂的文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翻译和叙述。(Al SAADI, 2012)

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二 异域下：“安息国在葱岭之西，治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东去长安一万七百余里。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来献。

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万。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皆饰以珍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并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被之，饰以金银华，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

魏废帝二年，其王遣使来献方物。“

穆瑞也提到早期的中国象棋棋盘为 10*10 的格子，与波斯相近，甚至棋盘中也“有”河”的存在，象的走法也相近。穆瑞用这些为基础，来左证他认为周武帝所发明的象棋并非现今的象棋；因此藉由这样的逻辑，更进一步提出波斯为象棋的发源地的说法；但是他自己也认为历史比较偏向印度为起源的说法。穆瑞在《棋史》中的第八章也提到了波斯的棋，但是笔者没有看到他再次与周武帝的发明做连结。至于周武帝的部分，后面还会在提到。

针对穆瑞上述的论调，历史中确实发生过，但是仅仅用这样的描述，就说象棋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掉波斯为起源的说法有些草率；同样的道理，波斯国安息国派人来中国，难道没有可能把象棋也带回去吗？值得一提的是，波斯为象棋的起源曾经也是一种西方广为讨论的论点。

从“象棋”的名称着手讨论

穆瑞接下来试着从 Siang Khi (‘象棋’)本身来讨论。他说，在中国，棋一直以来被称为象棋但是象棋代表的意义就众说纷纭。

象棋中的‘棋’指的是一个棋盘玩的游戏，就如围棋。穆瑞也陈述了 赫特的说法，提到象棋的棋的部首是‘木’字旁，而围棋的部首却是‘石’的部首（笔者认为他指的是‘碁’）。

The meaning of *siang* is mo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is word has several meanings in Chinese. Originally meaning *elephant*, it has also the derived senses of (1) ivory, (2) celestial figure, (3) figure, or image. The *Hang Fei tze* (3rd c. B.C.) justifies the last meaning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present a living elephant by the ivory of a dead one. *Siaug k'i* may accordingly mean (a) the Elephant Game (as Himly advocated), (b) the Ivory Game (c) the Astronomical Game, or (d) the Figure Game (as



v. d. Linde and Holt advocate). Japanese chess affords no help in deciding between these, for the Japanese have replaced *siang* by *tseung* (general), both words being pronounced *sho* in Japanese, though written with different ideograms.

图 5 穆瑞比较中文和日文的‘象棋’写法

而‘象’对穆瑞来说，则是一个迷。他说‘象棋’中的‘象’可以指动物的象，象牙，天空中的星体，以及现象的象。穆瑞并且引述了《韩非子》来证明现象的象。所以，象棋也可以视为象（动物）的游戏（如同贺因里所建议的），象牙做的游戏，天文的游戏，或者意境的游戏。

穆瑞也向日本的象棋寻求协助，甚至还引用了日本人汉字的‘象棋’与中国的汉字‘象棋’写法来做比较。当然，这两个的写法都应该一样，差就差在不同人写字的习惯和方法。穆瑞所提到的资料主要与贺因理和赫特的内容为主。

他最后的结论认为现象的游戏大概是最有可能的。他提到虽然现今的象棋的棋子不是立体的，然而象棋的棋子曾经有一度是立体的，如同印度和波斯的棋。他并且认为棋子在演化的过程中由立体的变成现今简易的形状。这跟他先前提到象棋的法展日趋保守互相符合。（详见第3页。）他并且赞同象棋为现象的游戏的意境。

在同一页的注脚中，穆瑞简单整理了其他早期西方学者所搜集到的名称。如尔文的 *siang ki*，克斯的 *choke-choo-hong-ki*，库林的 *tseung ki*，赫特的 *seang chi*，等。这写笔者在《早期西方文学 17-20 世纪初对于象棋的文献探讨》曾做讨论。简单的说，这些名称有些是方言，有些是因听的人所产生的英文名词所致。其实，写都指的是象棋或者中国象棋。

周武帝和他的天文游戏，以及太子洗马

至于天文的游戏，穆瑞又提到了周武帝。穆瑞引用了清朝所出现的《三才图会》里边有一段从《太平预览》截取的话。穆瑞也提到了王褒以及《三局象经》

（《太平御览》的《工艺部十二》，关于象戏的部分 却记载：“周武帝造象戏，王褒为《象经序》曰：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辰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

接下来，穆瑞提到了《周书》。虽然穆瑞没有直接提出中文，笔者相信他描述的是下面的一段话。

《周书本纪》：「天和四年五月乙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僚讲说。」

提完《周书》，穆瑞说到了《随书》并且提到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经》。穆瑞似乎从字面上做解释，认为有周武帝发明的棋有三种，而得到周武帝的象棋跟现今的象棋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样的结论。

首先，《象经》已经失传，剩下的只有王褒的《象戏经序》、庾信作《进象经赋表》、以及《象戏赋》这三篇。至于是否有三种棋就不得而知，不过可能性不高。

穆瑞在第 122 页的注脚中也提到下面一段话：

《旧唐书·吕才传》说：「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之局《象经》，不晓其旨。太子洗马蔡元恭年少时尝为此戏。太宗召问，亦废不通。乃召才，使问焉。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元恭览之，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

穆瑞把太子马直接翻译成太子在洗涤马匹的工作。他把太子洗马解释成为洗牌的意思，而马刚好是其中的一枚棋子。然而，古代确实有官职叫太子洗马，而这里的‘洗马’的‘洗’应当念成 xiǎn，在古文中类似‘先’的意思。太子洗马指的是在马前做先导，也就是辅佐太子的职务，而不是真的帮马匹洗澡。所以蔡元恭是官员，太子洗马是他的官职。

穆瑞棋他的翻译则正确。可惜这样的错误让他加深了对《象经》的误会，导致他产生不同的见解和结论。穆瑞认为该书中所提到的象棋跟现在所看到的象棋不一样，并且加入了 “This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present time.” 这句话。姑且不论周武帝的发明为何物，它是象棋进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可以在李松福的《象棋史话》，张如安教授的《中国象棋史》等书籍（張, 1998）看到相关的讨论。（Murray, 2012, pp. 121-122）（張, 1998）（Li 李, 1981 年七月）

周武王时代的象棋和严重的错误翻译

穆瑞接下来提到了周武王（1135-1115BC）并且为西方读者解释周武帝和周武王为两位不同的人。穆瑞也认为有些早期作者把两位皇帝给搞混，而造成象棋的发明时间产生误差。他认为这样的错误致导致周武帝发明象棋的时间变得早许多。其实，穆瑞引用的资料来自贺因理。以下的桥段是摘录与笔者 2017 年发表的《早期西方文学 17-20 世纪初对于象棋的文献探讨》。

贺因理对周武帝和周武王可能对西方读者产生误会稍作解释，且提到《格致镜原》、《太平预览》及《说苑》中孟尝君下象棋的桥段，《玄怪录》内《岑顺》的桥段、《胡应麟笔丛》中也提到晁补之在他文章中的序，讨论了象棋盘大小，也简单的提到日本人 Kobodaishi（约 820AD）引进象棋至日本并且作了修改

(Himly, 1871, p. 111)); 比较有趣的是贺因理认为《太平预览》是一部小说而非史书, 在讨论孟尝君的部分时有提了一个问题: 既然孟尝君的时代已经有象棋的描述, 那战国时期是否真的有象棋呢? 因当时没有别的资料, 所以只能把《说苑》的日期当作是“象棋”这名词最早的出现, 并认定公元前 100 年为中象出现的时间。

穆瑞 提到孟尝君, 其内容与 贺因理 所提到的内容一样。但是穆瑞本身更进一步的做了翻译。以下是《棋史》对与《五杂俎》相关文章的翻译。

The *Wu-tsa-tsu* says the tradition that *sian-hi* was invented by Wu Wang at the time of the war of the Chou **is contrary to fact.** The chariot was still esteemed in warfare at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Kingdoms. The ability of the soldiers to cross the boundary, and to advance, but not to retreat, signifies that the boat must be sunk, and the axe broken. Although opportunities and chances are somewhat restricted in *Wei-ki*, there are countless opportunities for the practice of strategy in attack, in defence, and in alliance.

图 6 穆瑞对于《五杂俎》象棋桥段的描述

这是翻译中出现了戏剧性的错误。问题处是第一句话的最后几个字。如果翻译回中文, 会是:

“《五杂俎》提到: 象戏, 相传为武王伐纣时作, 与事实不符。 …”

而《五杂俎》的原文如下:

《五杂俎·人部二》“象戏, 相传为武王伐纣时作, 即不然, 亦战国兵家者流, 盖时犹重车战也。兵卒过界, 有进无退, 正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机会变幻, 虽视围棋稍约, 而攻守救应之妙, 亦有千变万化, 不可言者, 金鹏变势略备矣。而尚有未尽者, 盖著书之人, 原非神手也。象戏视围棋较易者, 道有限而算易穷也。至其弃小图大, 制人而不制于人, 则一而已。”

穆瑞 的翻译是“与事实不符”, 而原文则是“即不然”, 要表达的意思就天差地别。穆瑞 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妥, 在书中写到“这篇文章十分让人迷惑, 可是似乎证明象棋代表一种战争, 而这种战争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存在。”就因为这一段话, 加上他误以为 以前的学者将 周武王跟周武帝混肴, 所以穆瑞否定了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象棋’一词, 并且对着方面的讨论做了总结。(Murray, 2012, p. 123)

韩信, 刘贤, 阮籍, 宋太祖, 孔子, 孟子接着上场

在同一页的脚注中, 穆瑞 提出五点加以否定春秋的‘象棋’, 认为当时的象棋不是现今的象棋, 而可能指的是某种棋类游戏。

首先, 提到了爱尔兰人艾尔斯·尔文 Eyles Irwin 对于 韩信发明象棋的文章, 并且推测 尔文 文章中的 Concum 为《通鉴纲目》, 并且提到 贺因里 说他的《通鉴纲目》版本没有相关的叙述, 以及赫特也没有看到任何描述 韩信造象棋的陈述来推翻此说法。

穆瑞也引用了赫特 的研究中所提及的三段历史, 第一个是 刘贤被太子拿棋盘砸死的桥段, 第二个是 Yuan Tsi (应该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 下棋时听闻丧母消息的故事, 以及宋太祖 下棋输掉河南一座寺庙的故事; 这些内容都取自 赫特的文章内容。

刘贤被打的棋盘普遍上认为是六博的棋盘, 而不是象棋的棋盘。虽然六博被认为是象棋的前身, 但是两者是不同的。至于阮籍 的部分, 他听闻丧母的消息时下的是围棋, 而非象棋。至于宋太祖的桥段, 普遍上认为是他跟陈抟老祖下棋时, 输掉整座华山, 而非仅仅一座庙。这些桥段笔者在《早期西方文学 17-20 世纪初对于象棋的文献探讨》中已做讨论故此从略。穆瑞接着提到用《论语》中的片段 和孟子的话。

《论语》子曰:「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难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犹贤乎已。」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惰其四支, 不顾父母之养, 一不孝也; 博弈好饮酒, 不顾父母之养, 二不孝也…」」

穆瑞认为这五段经文, 历史桥段没有把哪种棋交代清楚故这些历史桥段只能当作参考。其实, 阮籍的故事清楚写着围棋。穆瑞不可能不知到围棋的存在, 因他在书中的别处提到围棋是 the game of enclosing and the national game of China (Murray, 2012, p. 121)。他也许对于 六博, 博弈等的名次感到迷惑, 但是他也没有在书中做任何的研究。反而, 他认为先前的周武王时代对于象棋的描述既然是错的, 后来对于‘象棋’是否为现今的象棋有所保留, 选择认为春秋的‘象棋’只是 某种棋的名称, 所以不予讨论或当成现今的象棋来讨论。他也借此论调认为现今的象棋 还是从印度传入中国作为左证。

宝应象棋, 岑顺的故事和晁补之 19*19 象棋发明(Himly, 1871)

如果穆瑞认为周武王, 周武帝的‘象棋’并非 现今的象棋, 而是某种棋而已, 那么穆瑞 认为现今象棋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穆瑞认为比较可靠的是

《玄怪录》当中的《岑顺》里面所描述的象棋。

穆瑞提到了《岑顺》, 而引用了贺因理 的翻译, 该翻译与原文基本上正确, 故从略。穆瑞 在相关的脚注中提到《旧唐书》中, 象棋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游戏。接下来, 穆瑞也写到 晁补之 的作品以及他的发明 (Chao Wu Kin Su 应为晁补经书)。穆瑞形容晁补之 所发明的游戏, 该棋盘有 19*19 线, 棋子数目也从 32 枚增加到 98 枚。然而晁补之的发明后来还是被淘汰了。

其实 晁补之的发明在别的古文中可以更加明确了解。

明朝周琦 在《东溪日谈录》提到:「晁无咎象戏十九路九十八子, 亦三十二子而增广之耳。其图未见其说, 仅存所谓广十一路, 为十九路者半局之数也, 以三十二子为九十八子者, 尽全局焉。尝以意度之半局十九路者, 将一、士二、象四、

车八、马八、炮十二、卒十四，共四十九子故全局得九十八子也。盖谓古局三十二子，两军其意苦，不若以九十八子为两军，其意少放十九路者。尽强弱之形九十八子者，尽死生之势、死生强弱变化无穷。苟得其说涿鹿之战，当在目前东坡曰着棋，饮酒挑粪吾皆不能，于愚亦然。故今因晁无咎之说，而推之或者古战法所在也。」

清朝学者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就有详细的描述：「宋晁无咎撰《广象戏图》：象棋纵横十一路，棋三十二，视以局纵横十九路，棋九十八广之，其新旧二法皆与纵十路、横九路者不同。古十一路，盖兵卒相去中路三，今中二路，其第一路，炮居两旁，兵卒则居纵路二、四、六、八、十；炮马士两敌相对；炮无架，马旁行，士不出帷幄，三者皆不归衅也。」

接着，穆瑞继续提到贺因理《格致镜原》和《胡应麟笔丛》相关的内容并且批评。贺因理认为《玄怪录》里面的象棋，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称的宝应象棋大概代表着宋朝所玩的象棋，并且于唐朝的象棋相似。贺因理却认为宝应象棋跟国际象棋的玩法是不一样的。（见图7）

其中穆瑞也在书中提到贺因理在其文章中所出现的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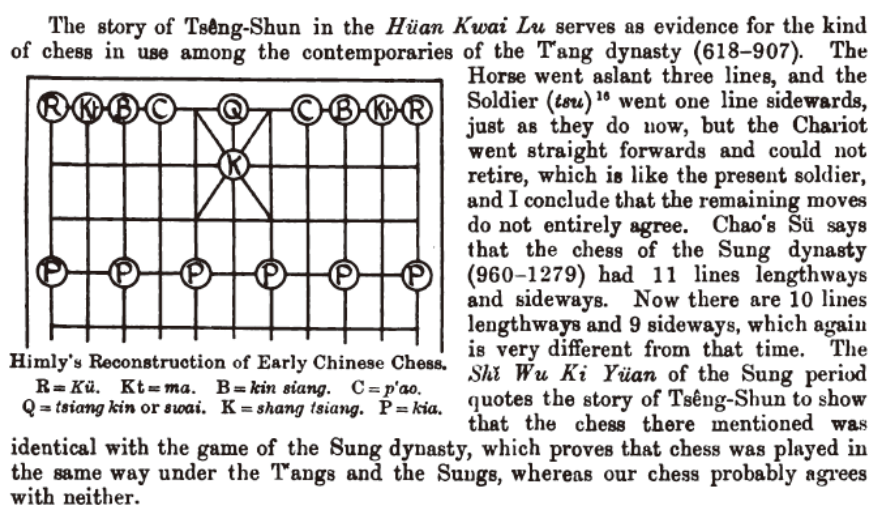


图7 穆瑞从贺因理文中所提到的棋盘与棋子的摆设

然而，笔者没有在贺因理的文章中看到类似的图案。也许是笔者的版本与穆瑞的版本不一样。有趣的是，穆瑞说棋盘中没有象的存在，认为是在传承的过程弄丢的，也许是因为某位作者再抄书时不小心删掉。

穆瑞也提到了下面一段他说出自《太平预览》的片段，应该是下列的片段。

(Murray, 2012, p. 124)

And finally the *T'ai Ping Yü Lan*, which has been quoted already, says :

In the work *Siang-hi-t'u-fu* (=method of playing chess with examples) of Ssü-ma Wêng Kung of the Sung period occur the figures (*siang*) of generals (*tsiang*), councillors (*shī* = litterati, bodyguard), foot-soldiers (*pu-tsu*), chariots (*kü*), horses (*ma*), and cannon (*nu p'ao*), which are in use at the present time.

图 8 穆瑞提到的《太平预览》桥段

《太平御览》：「宋司马温公作象戏图法。有将士、步卒、车马、炮弩之名。今所用是也。我东俗名将棋。」

接下来，穆瑞开始自己的分析。他说，“从上述的文章中，我们针对十三世纪前的象棋可以得到下列结论（笔者将他的‘结论’稍作整理）：

- a) 象棋的棋子是一种意境的棋，连名字也反应着。穆瑞解释《岑顺》的梦以及司马温公的描述就可证明。
- b) 该棋盘有一百个格子，总共 121 交叉点。
- c) 虽然司马温公没有提到棋子是走在格子内还是在线，我们可以合理揣测应该是后者，因为棋盘中只有六只卒，而他们的摆法是对称的。
- d) 总共有 32 枚棋子。假设摆法是对称的，双方各有 16 枚棋子：6 只卒，2 只车，两匹马，两只象，两只炮，以及一枚将军和士。
- e) 棋子的走法不完全，但是大该是目前象棋与日本将棋的综合体。
- f) 假如 贺因里的 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中国那时候的象棋跟 阿拉伯和波斯 的棋十分类似。

如果综合穆瑞所说的，他形容的应该是小象戏。相传小象戏确实没有象，但是有一枚棋子叫弩这兵种。北宋年间的‘象棋’种类还不止与大象戏，小象西。司马光自己还发明了七国象戏，而七国象戏 也含有‘弩’这枚棋子。笔者认为，穆瑞也许不清楚当时有好几种不同的‘象棋’，也许把他们混为一谈。这样的观念让他认为，北宋年间的象棋与现今的象棋是不一样的，也给了他充分的理由认为现进的象棋是印度传过来的，不可于中国早期的象棋，如 北周象棋，如上述的七国象棋，大小象戏混为一谈。他先前花在解释‘象棋’的由来时也采取类似的做法，认为为中国古早的游戏也许称之为象棋，但是仅限于名称。

这样的想法使他更加笃定象棋起源于印度，甚至波斯的说法。

现今（穆瑞的年代）象棋简介

穆瑞在《棋史》中接着介绍现今的象棋。他说现今的象棋咨询就比较多，最早由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信徒带入欧洲。这里所指的应该是 沈福宗与 汤姆仕 海德 的事迹。这段历史笔者已在《早期西方文学 17-20 世纪初对于象棋的文献探讨》介绍过，故从略。

穆瑞也提到威金森 W. H Wilkinson，说他在 1893 年出版了一本 Manual of Chinese Chess(《中国象棋谱》)，而这本书中的内容主要参考 《橘中秘》。穆瑞将《橘中秘》称为 The Secret in the Orange Grove。

笔者一直在寻找这本书，如果该书真的存在，那它会比 葛瑞麟的 《七星聚会》更早出版，也应该是最早有关象棋的外文书籍。(Murray, 2012, p. 125) 接下来，穆瑞 讨论了各个棋子不同的名字和其翻译名字，各子的强弱，和一些简单的规则。关于子力的强弱，他用了《三才图会》 的介绍：将值 20 分，车 10 分，炮 7 分，马 6 分，象 4 分，士 3 分，卒两分。

对于棋盘的解释， 穆瑞综合了本文上述作者的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并且提到 九宫 的不同英文名字。这写名称都是更早期的学者所使用的。

针对棋盘，他说棋盘一般都用纸制成，用完后就丢弃。对于，棋子的颜色，穆瑞提到 虽然形容的颜色为红与黑，但是用象牙制成的棋子黑子的颜色却是蓝色，而在木制的象棋，还色取代了红色。穆瑞所形容的象棋是黑先走，但是他说大部分的人却喜欢拿红色。穆瑞也介绍了王不见王的规则，如果自己的将被困毙则属于对方获胜，长将是不被允许等规则 (Murray, 2012, pp. 127-130)

对于棋盘的解释， 穆瑞综合了本文上述作者的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并且提到 九宫 的不同英文名字。针对棋盘，他说棋盘一般都用纸制成，用完后就丢弃。对于，棋子的颜色， 穆瑞提到 虽然形容的颜色为红与黑，但是用象牙制成的棋子黑子的颜色却是蓝色，而在木制的象棋，还色取代了红色。穆瑞所形容的象棋是黑先走，但是他说大部分的人却喜欢拿红色。(Murray, 2012, p. 127) 穆瑞 也给了其个例子，但是他棋盘上的棋子，都用英文的简写来完成(见图 11)。棋着的描述也运用国际象棋的坐标方法。(Murray, 2012, p. 125)

No.	Names of Chessmen. ²¹				Power of Move.	Position.	Equivalent.
	Chinese Ideogram.	Canton dialect.	Mandarin dialect.	Translation.			
I. PIECES CONFINED TO THE NINE-CASTLE.							
1	將 師 士	tséung	tsiang	General	One step vertically or horizontally	c1	K
		sut ²²	shwai	Governor		e10	
2, 3			sz'	shǐ	Counsellor	One step diagonally	d1, f1 (d10, f10)

图 9 穆瑞对于棋子的介绍 01

No	Names of Chessmen. ²¹				Power of Move.	Position.	Equivalent.
	Chinese Ideogram.	Canton dialect.	Mandarin dialect.	Translation.			

II. PIECES CONFINED TO THEIR OWN HALF OF THE BOARD.							
4, 5	象 相	tséung	siang	Elephant	Diagonally to the next point but one; the intervening point must be unoccupied ²³	c1, g1	B
		séung ²²	siang	Assistant		c10, g10	

III. PIECES FREE TO MOVE OVER THE WHOLE BOARD.							
6, 7	馬	ma	ma	Horse	A move compounded of a step vertically or horizontally followed by a step diagonally; the intervening point must be unoccupied	b1, h1 (b10, h10)	Kt
8, 9	車	kii	ch'e	Chariot	Any distance vertically or horizontally	a1, i1 (a10, i10)	R
10, 11	炮	p'ao	pa'o	Cannon or Catapult	The same; but it can only capture if some other piece (called the 'screen') intervenes	b8, h8 (b8, h8)	C
12-16	兵 卒	ping ²²	ping	Foot-soldier	One step vertically forwards; when across the river, one step vertically forwards or laterally. There is no promotion	a4, c4, e4, g4, i4	P
		tsut	ts-uh	,		a7, c7, e7, g7, i7)	

图 10 穆瑞对于棋子的介绍 02

穆瑞在介绍棋子, 以及他的名称时, 还特别标注了广东话以及普通话的差别, 让笔者相当敬佩。比他更早期的学者都没有意识到语言上的差异是否可能带来翻译上的问题。像是 尔文 因为接触的是来自福建的 Tinquá, 所以尔文所接触到的象棋名称极有可能是福建方言, 或是广东方言。而后来批评尔文的 克斯 (Hiram Cox) 可能接触到的是普通话的象棋名称。克斯 因为觉得 尔文 对于象棋的名称 与他的差异太大, 所以批评 尔文 的内容不正确, 直接影响后来的西方学者的思维。详细内容请参考笔者的《早期西方文学 17-20 世纪初对于象棋的文献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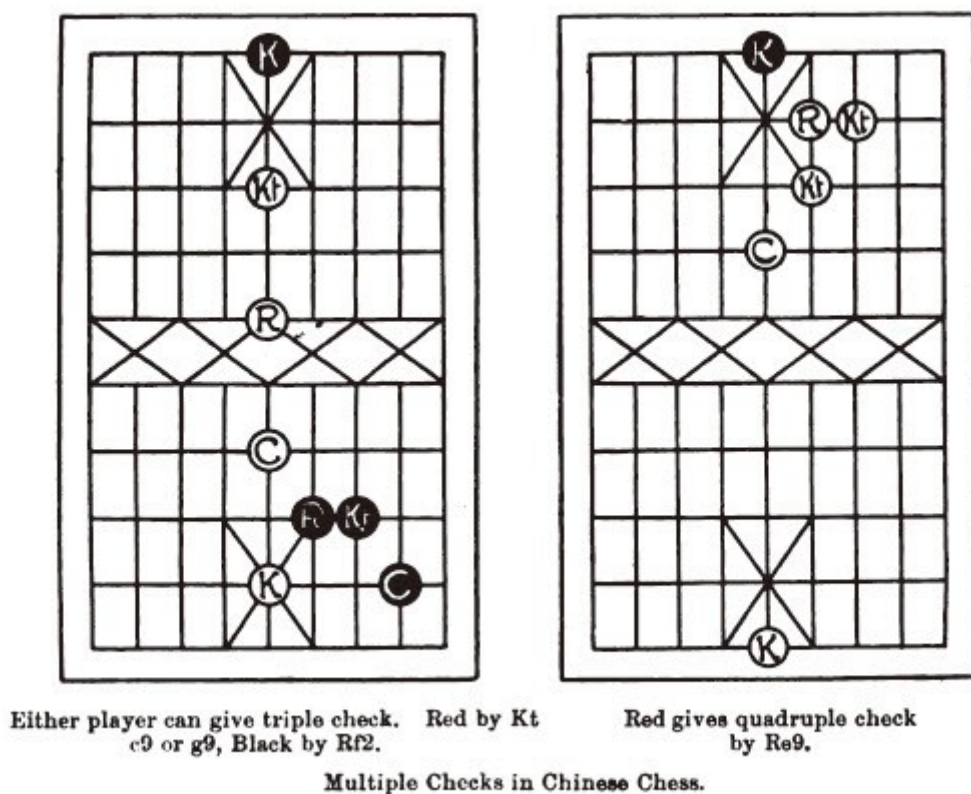


图 11 穆瑞介绍三照将以及四照将。

与第 128 页，穆瑞 介绍了 三照将和四照将，并且提到了如何解将。(见图 11)。左图 红(笔者将颜色改为现今常用的描述)马(Kt)五进三/七 则形成三照将。黑车(R)六进一则三照将。 右图 红车四平五则四照将。

铜制棋子的介绍

在注脚当中，穆瑞也提到说 英国的博物馆当中有三枚铜制的棋子并且用画图的方式呈现。 根据穆瑞的描述，这三枚棋子起先被误会成古时候的金币。它们是在 Takla Makan Desert (Khotan)发现的。经笔者查证，Khotan 应该 新疆西南部的和田地区，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根据穆瑞的说法，三枚棋子重量约 80.5 克，108.5 克，以及 89.5 克重。穆瑞在书中提供了 1-2 份文献记载，但是笔者无法获得该档。

²⁰ Prof. Rapson calls my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three bronze Chinese chessmen among the Central Asiatic antiquities in the Coin Room of the British Museum. These



Bronze Chessmen in the British Museum.

form part of a collection of miscellaneous antiquities made by Mr. G. Macartney,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Chinese Affairs to the Resident in Kashgar. He was told that all came from

穆瑞搜集的象棋‘术语’

在第 21 个脚注，穆瑞总结了一些早期作者的资料，提供了很简单的相关名词，并且解释他们的意思。比较有趣的是，将军死棋叫 ss è-liao (死了的英文拼法)，shu-liao 指的是 输了。他也用 tsao liao (遭了) 来指某方以败北。笔者把早期对棋子的英文翻译稍作整理，详见 图 12。 (Murray, 2012, p. 127)

其他出现的术语：

Hsiangchi (象棋) = chess

té (得?) = take

chih (吃) = eat, take

ta (打) = shoot, take (said of the cannon, 针对炮)

tēng (腾? 针对马) = trample on, take (of the horse)

chü (去?) = remove (in literary use)

ta-chiang (打将) = I hit the general, check

ssè-liao (死了) = dead, mate (穆瑞认为这是将军死棋的标准说法)

shu-liao (数了) = slain, mate

sheng (胜) = 头文,

ying-liao (赢了) = won

chieh-ho (应该为河界，笔者猜测有可能是 河界上的文字看反) = the river

zhǒn (应该指众) (=human beings) as used for the chessmen in general.

穆瑞的用心让笔者很佩服，完全不懂中文，可以列出简单的词汇，非常不易。

棋子 穆瑞 缩写	穆瑞的英文翻译	海德 (Hyde)	尔文 E. Irwin	克斯 Cox	Hollingworth (Pekin Name)	Culin	V. Mollendorff	Himly
将 K	General	çiang and çai	chong	chooh ong	Tseang and sae	tséung	chiang	Tseung (广东话), tsiang (普通话)
帅 K	Governor	çai	没有分辨	尔文	没有分辨	没有分辨	没有分辨	Sut (广东话), Shwai (普通话)
士 Q	Counsellor	sũ	sou	soo	sze	sz'	shìh	Sz' (广东话), shǐ (普通话)
象 B	Elephant	Siang/siang	tchong	尔文	sëang	tséung	hsiang	séung (广东话), siang (普通话)
相 B	Assistant	没分辨	没分辨	尔文	没有分辨	没分辨	没分辨	séung (广东话), siang (普通话)
马 Kt	Horse	mà bà	mai	尔文	ma	má	ma	ma (广东话), ma (普通话)
车 R	Chariot	cū or che	tche	尔文	keu	ch'é	chii	kii (广东话), ch'e (普通话)
炮 C	Cannon or Catapult	păó	pao	pao	P'ao	p'áu	P'ao	p'ao (广东话), pa'o (普通话)
兵 P	Foot soldier	ping/çǒ	ping	尔文	ts'uh and ping	ping	ping	p'ao (广东话), pa'o (普通话)
卒 P	Foot soldier	ping/çǒ	ping	尔文	ts'uh and ping	tsut	ping	tsut (广东话), ts-uh (普通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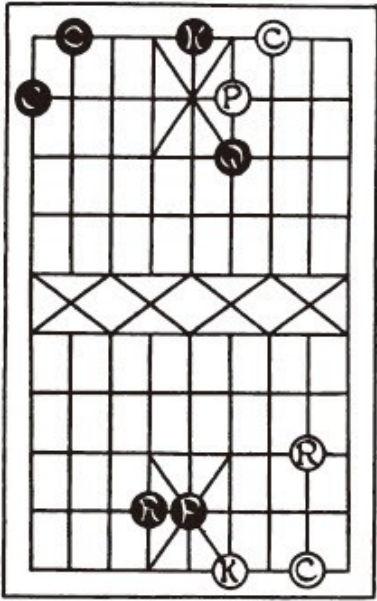
图 12 笔者整理穆瑞的内容：

穆瑞形容他那年代的象棋/围棋景象

穆瑞 书中提到 围棋，说 围棋被认为比象棋困难，但是下象棋的人较多，主要以打发时间。穆瑞也提到 下棋时通常带彩，并且说 中国人天生好赌(穆瑞引述的是 Cho-yo 和其他人的文章)。他也提到北京外围的墙壁上，不时可以看到棋盘被刻上去(穆瑞引述 贺因理 的文章但是该文章应该不是笔者在本文中讨论的)。而任何的小镇都可以看到无所事事的人，乞丐等 下象棋，虽然他们的水平一般。有趣的是，穆瑞提到 解残局似乎比下象棋本身来的受欢迎，而大部分的棋书主要为绕在残局，而开局，全局的书籍似乎很少。他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靠摆棋维生的人确实会更注重残局。穆瑞 也提到许多的职业棋手只要你肯下彩棋都会跟你下棋。比较有趣的是，在该页的脚注 37，穆瑞引述 V. Mollemdorff 叙述说如果不小心打败这些职业棋手，甚至会挨打。(Murray, 2012, pp. 129-130)

一些棋局与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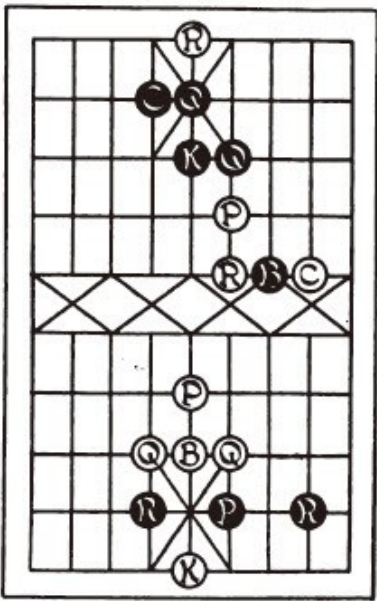
穆瑞接下来贴了两个棋局并且给了答案。



Red mates in 5.

1 Rh3-e8 +	2 Re8-e10 + +	3 Ch1-h9 +
Ke10-d10	Kd10-d9	Qf8-e9
Re10-d10	Pf9-f10m.	
K x R		

[Black mates in 3.]



Red wins in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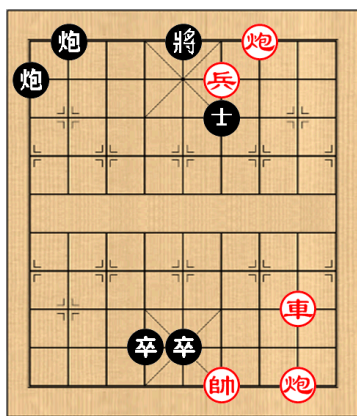
1 Pf7-e7 +	2 Rf6 x Q +	3 Re10-e8 +
Ke8-d8	Q x R	B x R
Pe7-d7 +	Ch6-d6 +	Cd6 x Rd2 +
Cd9 x P	Cd7-e7	Ce7-d7
Cd2 x Rh2.		

[Black mates on the mo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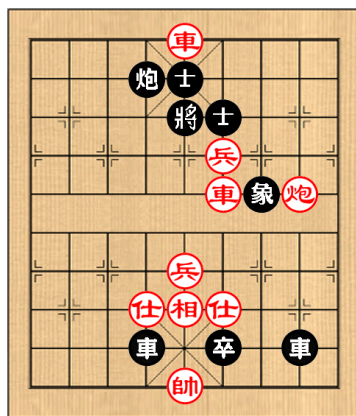
Chinese Chess Problems.

图 13 穆瑞给的两局棋

以下是笔者将穆瑞的棋局改为现今的纪录模式。



1. 车二平五 将5平4
2. 车五进七 将4进1
3. 炮二进八 士6退5
4. 车五平六 将4退1
5. 兵四进一



1. 兵四平五 将5平4
2. 车四进二 士5进6
3. 车五退二 象7退5
4. 前兵平六 炮4进2
5. 炮二平六 炮4平5
6. 炮六退四 炮5平4
7. 炮六平二

红方解围成功，但是 穆瑞在书中则说 红胜(注:穆瑞描述的象棋是 黑先着棋，笔者把它稍作修改以符合现在的 红先着棋)。

穆瑞 接着提到中国棋士还是对开局有所研究，并且说 威金森 提到三百年前的一本古谱仍然是开局的典范。根据穆瑞和威金森的说法，在穆瑞的年代可以找得到 33 个对局 和 291 变化。并且该书将这些棋局分成 红先胜和黑胜两大标题。笔者认为穆瑞和威金森所提的书应该是 《橘中秘》。他并且提到这些棋局中 红先胜 211 局，黑胜 102 局，并且有 11 局的内容可疑。穆瑞也提到该书的棋局中输棋的一方似乎会 ‘放水’，走些坏棋使赢棋的一方可以成功地制造妙杀。

残局的部分，穆瑞 说 残局阶段相当明显，似乎连摆盘都不需要。他举了几个例子，如 单车必胜孤将，双马必胜孤将，单马必胜孤将，单兵（低兵）必胜孤将，单底兵和单将，单炮和孤将，双相和单将，双士和孤将等，由此认为象棋的残局非常简单。

他也提到中国象棋的棋局短小精悍，似乎很少超过 30 步(他说没看过超过 40 步的)，并且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象棋相对于国际象棋的棋盘开放，不像国际象棋常常有兵/卒挡路，而且将/帅指活动在九宫格，所以相对容易分胜负。他也提到因为对方的将/帅 在九宫格内，大多数人都会用 C h3-e3 (中炮：炮二平五)来开局，并且整盘棋为绕在攻打对方的将/帅。中国象棋不像国际象棋那么注重兵/卒，而主要的战争在于强子的对决。 (Murray, 2012, p. 130)

穆瑞接着很简单的讨论了当时的象棋开局‘定式’。笔者比对了他用国际象棋坐标所描述的着法，发现他认为 顺炮，列炮以及左单提马为正统的开局。而他把屏风马，右单提马当成不正统的防守 (irregular defences)。至于飞象局和起马局则也被他列为不正当的先手开局。其中的棋着与《橘中秘》的相辅，但是穆瑞 提到他对‘定式’的一下看法。

第一局: 顺炮横车对直车 Left Cannon Defense (现在应该称为 Same Direction Cannons)

1. 炮二平五 炮8平5 2. 马二进三 马8进7 3. 车一进一 车9平8
4. 车一平六

至此红方有五个选择: 马2进3, 车8进6(属正当防守), 士4进5(后手危险!), 马2进1 以及士6进5(属非正统防守)。

第二局: 顺炮横车对先平士角炮

1. 炮二平五 炮8平5 2. 马二进三 马8进7 3. 车一进一 炮2平4
4. 车一平六 士4进5

如黑方选择士6+5, 红方则兵9+1。

至此, 红方可选择走 炮8+4, 兵9+1 或者炮5-1, 其中穆瑞把炮5-1 称为 the masked cannon(蒙面炮)。

第三局: 顺炮横车对先跳边马

1. 炮二平五 炮8平5 2. 马二进三 马8进7 3. 车一进一 马2进1
4. 车一平六 炮2平3。穆瑞称为 the seventh file cannon。

第四局: 顺炮直车对横车

1. 炮二平五 炮8平5 2. 马二进三 马8进7 3. 车一平二 车9进1
4. 车二进六 车9平4 5. 车二平三 车4进7

第五局: 顺炮直车对缓开车

1. 炮二平五 炮8平5 2. 马二进三 马8进7 3. 车一平二 马2进3。
值得注意的是穆瑞 认为只要是跳双正马一律称为 Two Knight's Defese, 这与后来一些英文作者的翻译不一样, 因为有些作者把屏风马称之为 Two knight's defense。

第六局: 大列手炮 Right Cannon Defense (现在应该叫做 Opposite Direction Cannons)

1. 炮二平五 炮2平5 2. 马二进三 马8进9 3. 车一平二 车9平8
4. 马八进九 马2进3。笔者不知道为甚么穆瑞在此突然间加了 国际象棋的 Giuco Piano 这词。穆瑞在 脚注中提到 黑马2进3 是黑方最好的防御手段
“Best line of play in this defense。”

第七局: 列炮

1. 炮二平五 炮 2 平 5 2. 马二进三 马 2 进 3 3. 车一平二 炮 8 平 7
这路变化穆瑞只给了短短三步棋, 黑方棋型类似《橘中秘》的 敛炮 局。

第八局列炮

1. 炮二平五 炮 2 平 5 2. 马二进三 马 2 进 3 3. 车一平二 马 8 进 7
同样的, 穆瑞 把这黑方的阵型称之为 Two Knight's Defense。

第九局 中炮对左单提马

1. 炮二平五 马 8 进 7 2. 马二进三 马 2 进 1

第十局 中炮对进左马飞边象…?

1. 炮二平五 马 8 进 7 2. 马二进三 象 7 进 9 穆瑞认为这也是正统的防御。

第十一局 中炮对进左马直车

1. 炮二平五 马 8 进 7 2. 马二进三 车 9 平 8

穆瑞把第九-十一局统称为 The Knight's Defence。

第十二局 为 中炮对屈头屏风马的两步棋, 第十三局则为中炮对右单提马的开局着法。比较有趣的是, 穆瑞称这两者为 Two Knight's Irregular Defense (双马非正统防卫)。

其中第十四局黑方以象三进五应红方的中炮, 穆瑞称之为 Bishop Defense。

最后的两局, 穆瑞只简单的说明 起马局和飞相局为非正统的红方开局。

穆瑞也在书中举例了两局 威金森 书中的棋局。笔者在此呈现第一局。以下的翻译是笔者按照穆瑞书中的内容所做。

1. 炮二平五 炮 8 平 5 2. 马二进三 马 8 进 7 3. 车一进一 车 9 平 8

4. 车一平六 士 6 进 5 5. 车六进七 马 2 进 1

在脚注中认为 马 2+3 比较好。

6. 兵九进一 车 8 进 6

黑方更好的着法为车 8+8 或车 8+4。

7. 马八进九 车 8 平 7 8. 车九进一 炮 2 进 2

黑方持续反击。黑方也可考虑炮 2=4 或者车 7 平 6 以对付红方可能的车 6=8, 车 9=4, 或者车 9=2。

9。 车九平四 炮2平7 10。 马九进八 炮7进3 11。炮八平三 车7进1
黑炮5+4 也没用。黑方所有的变化都必败。

12。 车四进七 炮5进4 13。 仕六进五 炮5平7 14。 仕五进四 炮7进3

15。 仕四进五 车7退2 16。 炮五进六 士4进5 17。 帅五平六 车7平2

致命的错误。此时黑方唯一的选择是弃车，车7=4， 红车6-4， 黑方象3+5。

18。 车四平五 马7退5 19。 车六进一

Mate。杀棋。

非常完美的结局但是后手方走软着。后手方应该在第十三着走车一平二。

13。..... 车1平2 14。 马八进六 炮5退2 15。 马六进五 车2进9

16。 帅五平六 车7退1

此时，黑方可以准备车7=3 吃兵入局。(Murray, 2012, p. 132)

《棋史》对于中国古代其他的棋盘作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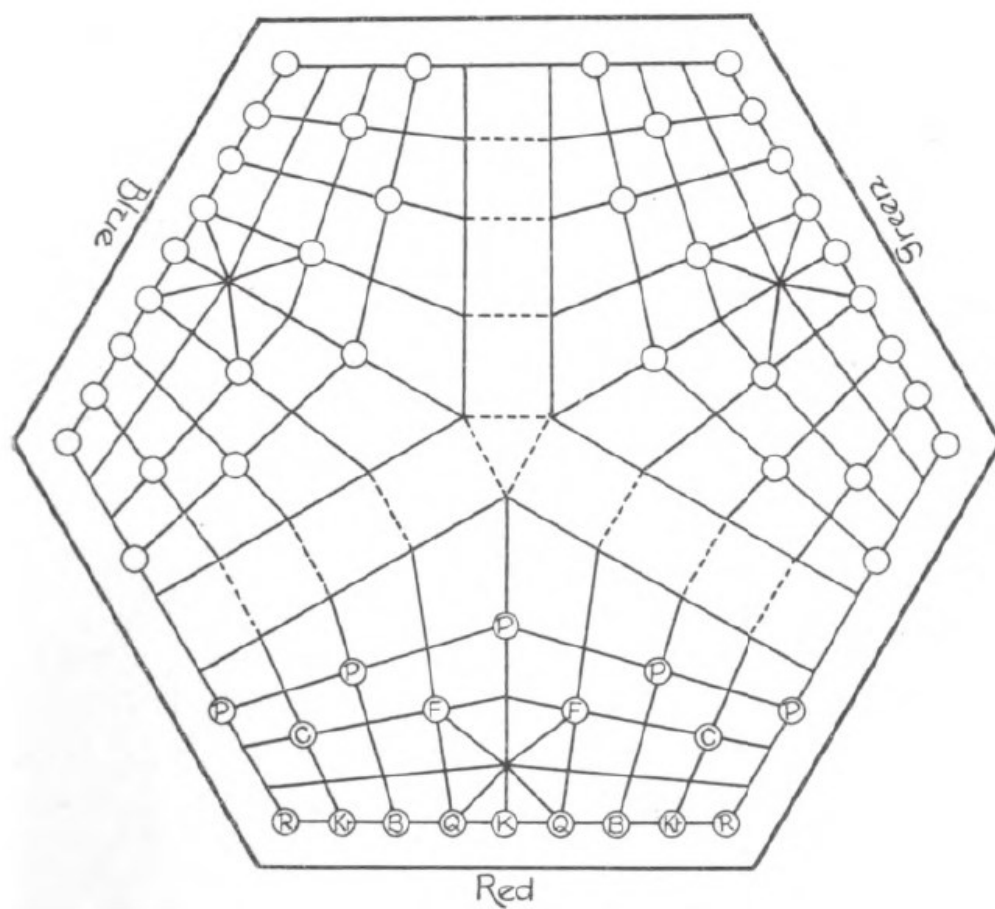
接着， 穆瑞 提到了现有的象棋棋盘和唐宋时期的棋盘不一样。 他提到了贺因里的研究， 并且提到了 ta-ma (take-horses)。穆瑞在第42脚注 提到了 Li Chao， 并且给了公元618-907 为他在世的时间。他说他的资料源为 明朝出版的 Tang Kwo Shi pu。 笔者无法从穆瑞的 英文翻译得知是哪一部经文古书， 但是他提到的 ta-ma 应该是 女诗人李清照(非 Li Zhao)在《打马图经》所描述的 打马 游戏。

穆瑞说 九宫格 是在打马的棋盘上第一次出现。不过， 穆瑞 推论说九宫格在打马的游戏中似乎没什么用处。他甚至怀疑说这样的棋盘跟周武帝的发名不知道有没有连带关系。

接着穆瑞 又提到了 three men's merels， 一个梁朝(502-557AD)的游戏说九宫格当时就有了。并且宣称《随书》Swei Shu 就有二十本书讨论这游戏。Three men's merels 的棋盘。但是笔者无法查出穆瑞 所提到的文章为那些。

接着穆瑞提到了三国象棋， 并且提到了 von Mollendorf 写的相关论文。其中介绍的是三国棋， 并且提到魏， 蜀， 吴 三国。当某国的王被吃掉， 则他的兵力全部都会被吸收到吃掉王的人的子力中。

他也提到说日本棋子里面的一些名称大该业是从中国棋盘中棋子的名字来的。在介绍象棋最后的一段， 穆瑞提到了中国制造， 用象牙雕刻国际象棋的立体棋子。



Game of the Three Kingdoms.

图 14 穆瑞介绍三国象棋



CHESSEMAN CARVED IN CHINA FOR THE EUROPEAN GAME
From Mr. Platt's Collection

图 15 穆瑞书中，中国制造的立体国际象棋

总结

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象棋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西方对于象棋的认识很有限。

穆瑞 的象棋文章内容非常丰富。笔者视他为象棋历史，文化的另类记载。穆瑞 赢得笔者极大的尊重。在他那个没有空运，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能够搜集到这样相

当丰富的资料实为不易。他本身不懂中文，却想尽办法了解这些资料的内容，并且尽量地做系统性的研究和讨论，十分让人敬佩。要整理出这样的文章确实不易。这也是为什么 穆瑞的《棋史》仍然在西方世界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虽然文章的内容有几处与我们已知的内容有抵触，但时这不能否定穆瑞的伟大。

历史的部分

简单的说，穆瑞对于象棋的部分，主要在谈论历史，其次是介绍他那年代所达到的象棋样貌。针对象棋史的部分，从穆瑞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a) 当时的信息相对缺乏，
- b) 中西的历史文化交流贫乏，导致翻译上的误会，
- c) 穆瑞只能靠自己整理和作结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穆瑞之前的学者身上。这些问题到了二十一世纪似乎没有多大进展。早期研究象棋的外国学者多数都不懂中文，甚至没有跟中国人接触。在早期的象棋西方文献中，只有海德，尔文，贺因里，赫特 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以中国的古文作为研究。许多学者都是根据印度的资料或者东南亚的资料来探讨象棋。

海德是因为有幸得到 沈福宗 的帮助，才得以在西方国家开启研究中国学问的大门。尔文 亲自到过广东，有幸遇见 Tinquá，和得到相关的资料以及 Tinquá 的简单翻译。贺因里 及赫特 则让笔者非常佩服，在他们的年代可以获得，翻译和明白这些中文资料，确实很不容易。

至于穆瑞本身，他不懂得中文，只懂英文和阿拉伯文。虽然他的研究态度让笔者很钦佩，但是难免还是在一些环节上出现与中国古文中不符，甚至抵触的内容。穆瑞 无可厚非的运用其他早期西方学者的内容，可惜这些内容，从中国而来的部分有限。虽然要获得这些资料在当时可说时很浩大的工程，过分依赖非中国的资料会产生问题。要研究中国的象棋史，如果只有少部分的资料是中国而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加上翻译上的错误所产生的误解，如果没有跟正确的原文做比对，就会让很小的错误放大许多倍。

姑且无论象棋的起源为何，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关系是什么等，笔者认为，如果穆瑞 或者其比他更早的学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历史资料；又或者有中国的历史学者，专家帮助他们解读经文，或许，穆瑞和其他早期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结论。同样的，如果中国的学者能够掌握外国不同语言的资料，并且得到正确的翻译，中国象棋的历史来龙去脉，也许更加清楚。这样一来，他们的研究更能够贴近历史真相。

针对象棋历史的部分，笔者诚心希望看得到这些相关的古文翻译成英文，也渴望中国内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 如 张如安教授的《中国象棋史》可以翻译成为英文或其他语言，让西方学者可以参与讨论。笔者也希望可以在相关的网站上看得到英文的介绍，也希望慢慢看得到外文书介绍象棋。虽然到中国学中文的外国人与日俱增，但是，有英文或其他语言的资料势必可以加速海外不推广

象棋。

象棋的认识

笔者深信象棋是属于世界的，不止是中华民族而已。好的文化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过去的时代，因种种因素，象棋在西方仍然是陌生的。幸好这几年下来，笔者看到领导们的努力，海外的象棋活动，比赛，时常看的到。笔者在互联网上跟外国朋友的交流也让笔者感到十分欣慰。这么多年来象棋海外推广慢慢看见曙光。

然而，要把象棋发扬光大，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推广象棋，在海外比赛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从穆瑞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西方国家对于象棋认识的并不多。笔者先前说过，穆瑞可以被视为西方对于象棋的一个缩影。

穆瑞试着整理当时对于象棋的词汇，并且加以解释。这样的工作笔者非常认同。要使推广的过程可以更加事半功倍，必须要有统一的外文词汇。如果没有相关的词汇，是无法讨论象棋的。笔者在2016年发表的《英文与象棋 将象棋翻译成英文 展开双语之路五年经验分享》就针对这一个议题做了讨论，故在此从略。

穆瑞在文章中介绍了《橘中秘》，却没提到《适情雅趣》，《梅花谱》，《百局象棋谱》，《韬略元机》等古谱。

穆瑞对于残局的认识不多。他不知道光是一个车马对车双象的残局就千变万化。他大概也没听过《七星聚会》，《千里独行》，《野马操田》，《蚯蚓降龙》等排局的存在，更加不知到这些排局的复杂程度。

开局方面的书籍，对局的评注，象棋的小故事等想必穆瑞也很陌生。

笔者从事海外推广多年。笔者不时会收到不同国家地区的朋友写信来询问象棋相关的问题，所以笔者可以从经验知道许多对象棋有兴趣的外国朋友知道的比穆瑞还要少。

在许多的网站上，象棋被视为国际象棋的一个变种游戏。讨论象棋（包括历史）的文献，书籍，杂志等在国外几乎是不存在或是外少得可怜。

在波兰积极推广象棋的意大利裔朋友，Antonio Barra先生跟笔者说，他当年试着把象棋介绍给该国的国际象棋组织而遭拒。理由是因为当局不认为象棋是一种棋类。可是，当局过不久就认同日本将棋，而且还主办了一些介绍日本将棋得活动。

笔者的友人 Davide Nastasio，也是前任意大利象棋冠军（现居美国），跟笔者说他在做采访时发现2018年的全美公开赛的女子国际象棋亚军虽然是美国华裔，但是连她也没听过象棋的存在。

而推广象棋，不可能等待这些有兴趣的朋友先学中文在教他。笔者认为，必须把象棋翻译成许多语言，主动出击，主动‘推销’，才是积极的作为。

日本将棋，韩国将棋在欧洲经营多年。在某个程度上，象棋的知名度不如这两种棋。这是当头棒喝，是提醒！我们必须加油！

知道海外象棋推广还需要很多东西。最基本的，是文书资料，包括介绍象棋的书籍，杂志等，这些比较草根性的东西。举例说明，笔者先前提到，整本《棋史》约 900 页，但是给予象棋的专题篇幅不到 20 页。如果加上零零星星提到象棋或中国的部分，加起来绝对只有二十多页。显然，西方海外学者对于象棋的认识极为贫乏。而虽然 穆瑞 的巨作已经出版百余年，西方国家对于象棋的认识仍然不多。如果穆瑞是西方人士对于象棋认识的缩影，那么，在推广象棋的路上，我们要努力的还很多。

引用的专案

- Al SAADIAbudllah Saleh. (2012). The Origins of Omani-China Friendship: A Historical Review. *Jounr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Vol. 6, No. 2, 页 85-105.
- Culin, S. (1895). *Chess and Playing-Card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Erwin, E. (1793). An Account of the Game of Chess, as played by the Chinese, in a LETTER from EYLES IRWIN, Esq;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Earl of Charlemont, President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Volume V Antiquities*, pp. 53-63.
- FreretDe. (1719). *Oe Uvres Completes De Freret*.
- Himly, K. (1871).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as Compared with that Practised by Western Nation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1869&1870(Volume VI)*, pp. 105-122.
- Holt, F. (1885). Art XIV Notes on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ume 17)*, pp. 352-365.
- Hooper, D., & Whyld, K. (1984).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yde, T. (1694). *De ludis orientalibus*.
- Li 李, S. (1981 年七月). *A History of Xiangqi <<象棋史話>>*.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
- Murray, H. (2012). *A History of Chess The Original 1913 Edition*. Skyhorse Publishing.
- ShenkDavid. (2006). *The Immortal Game: A History of Chess*. New York: Anchor Books.
- Swinton, R. (1891). *Chess for Beginners: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ess*. London: T.Fisher Unwin.
- Yarkant County*. (2017, 10 21). Retrieved from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arkant_County
- 張如安. (1998). *中國象棋史*. 團結出版社.